

小說散文選



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河南省登封县人民文化馆

1979.2.

编 选 说 明

一、建国三十年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县文艺创作蓬勃发展，涌现出不少文艺作者，创作出不少优秀文艺作品，为了总结我县文艺创作成果，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特编选这套选集。

二、选集按文艺形式分集编选，小说散文选、小戏曲艺选、诗歌选、美术摄影选等四种。

三、所选作品，均是从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中，我县作者在省报刊或全国其它报刊上发表和展出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少数选自地、县刊物发的。

四、作品目次，一般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也有按题材、形式排的。

五、在编选中，由于我们水平低，遗漏和不够妥当的地方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地希望作者、读者和各有关方面给予批评和指正。

登封县人民文化馆

1979年3月

目 录

交公粮的故事	耿振印 (1)
改 水	耿振印 (4)
五万斤红薯	耿振印 (7)
往社会主义去嘛	耿振印 (11)
王大爷和他的楸树	耿振印 (19)
检 举	耿振印 (21)
通脊母牛对脐腱	耿振印 (30)
点 种	耿振印 (36)
入 股	耿振印 (48)
不能麻痹	耿振印 (54)
邻 居	耿振印 (67)
李支书	耿振印 (70)
一双知心鞋	耿振印 (79)
李相之掠麦	耿振印 (83)
三下第四队	耿振印 (89)
养猪的故事	王鸿钧 (99)
十八个姑娘一颗心	王鸿钧 (109)
燕子河畔	王鸿钧 (114)
一条飞龙	王鸿钧 (127)
前线书记	王鸿钧 (146)
高瞻远瞩	王鸿钧 (158)

养猪世家	王鸿钧 (168)
进山记	王鸿钧 (179)
老药农	王鸿钧 (189)
梅 嫂	王鸿钧 (201)
支书刘良贵	王鸿钧 (214)
一年三熟	王鸿钧 (224)
毛 妮	王鸿钧 (238)
艮线丹心	王鸿钧 (250)
闯 英	王鸿钧 (261)
路 伴	王鸿钧 (284)
一碗毛豆角	张存义 (291)
红星水库火车头	白占元 (300)
前 线	白占元 (304)
考 验	王耀东 (308)
妯娌俩	崔广源 (317)
学 犁	张振永 (320)
高标准	张振永 (330)
黑妮和白妮	张振永 (344)
腊 梅	曹美先 (356)
铁锤的故事	刘国和 (366)
峪河风浪	王美献 (382)
中嶽民间故事 (六则)	韩有治整理 (405)
中嶽散记	王鸿钧 (417)

交公粮的故事

耿 振 印

1949年，我们登封的公粮是要运到巩县孝义交仓库的。那年我正是行政村的村书记，我负责带队去交公粮。我们那里离孝义整整九十里路，足足要一大天才能走到。头一天下午我们就把公粮装好，运粮家具也预备齐全，第二天天没亮，一声吆呼，送粮的人就起来了，赶紧做了饭吃，便套上车，像长龙一样奔向孝义去。

走到孝义仓库时，天已不早了。大家累的呼吃呼吃的，也没休息就把粮食袋子从车上卸下来，仓库前的空地上摆的齐整整的一大片。我让大家先歇着，便进去登记，登记完出来时，太阳就落山了。又等了大约一袋烟的时候，只听见管登记的同志喊着：“南新庄的交粮的！快往这里扛呀！等着开称哩！”小伙们听说要开称了，正吸烟的急忙擦灭，正吃馍的也慌的装起了，一个人扛一袋便往仓库门前过称。扶称的人称一袋报一袋，仓库的帐桌上赶快划个数码，我也拿了笔记本同样也记着数码。称完后我记的数码和仓库帐桌上的数码对了，一共32袋，我记的每袋的斤数和仓库帐桌上的也是一模样，一点也不错。这时天眼看黑下来，帐桌上的同志忙了大半天也有些累了，看样子还有些烦躁了。他们一个人打着算盘，一个人念着，念的快打的快，希哩哗啦同放火

鞭一样打了一遍。打了后扣除了32根口袋的皮数，提起笔来唰唰写了一张收据，盖上章交给我了。我接过收据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觉得不错，也没有细看，心想这一件交纳公粮的大事可算办妥啦，美美的摺了折便装进衣袋里了。

大家在收拾着家具准备回程。小伙子们吆喝着牲口赶起车，大家兴冲冲的说：“走哇！打夜赶回家呀！”大队车辆忽腾腾的往回程赶了。走了半里路远，大家在一家饭铺前歇下来，预备煮点水吃吃馍，喂喂牲口。我趁着这段时间，掏出笔记本借饭铺的灯光把粮帐算了一算，一算和收据上的总数一比，收据上多了两千斤。起初我以为是自己算错了，我又很细致的算了一遍还是那样，我把家里往这运的粮食总数想了想，也是比收据上差两千斤。我才确定是帐桌上多算了。我把这事和大家一说，这一家伙可看出谁的觉悟高低了。有人可喜欢透啦，觉得这一下可以占个大便宜，他们说：“别吭气，走吧，多给咱开两千斤，不是可以少出一些粮食吗？”我心里想：那怎能行呢？我们不能够占公家的便宜。我把收据一定要拿回去再换一张。正预备开口去驳他，旁边已有人开了腔：“你真是吃人饭不说人话，你没想想这早晚光交一点公粮，又没有另外什么杂差，比过去轻得多啦，你还想占这份便宜！真是不凭良心！”我说：“这话说得不错呀！咱南新庄的人还能给国家少交纳公粮吗？”大家也七言八语谈开了，都是说不该说昧起良心的话，那些说落后话的人，被说的脸绯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人催着我说：“振印，你还不快去换一换，只怕帐桌上收粮食的同志发觉了两千斤粮食，对不住帐，要急坏啦！人家今天可是忙了一整天啦！”我一想这话不错，便把收据往衣袋里揣好，叫大家等着我，

我去仓库换了回来一道回村。

当我赶到仓库时，已经没有交粮的人了。帐桌上的同志还在点着灯，乒乒叭叭的打着算盘。桌上帐簿旁放了一碗饭，连一点热气也不冒了，看来放的时间已不短了。那同志翻来覆去打了一遍又一遍，头上直滴汗。我上前叫了一声“同志！”他勾住帐码，一手扣住算盘向我说：“老乡是交粮的吧？请稍等等，我把这笔帐过清了就收。”说罢就低下头又打算盘了。我说：“不是，同志，刚才收的粮食错了一笔帐。”他把算盘一停，擦了一把汗：“错了一笔帐？错多少哪？”我说：“我是南新庄的，刚才称了32袋粮食，收条上多开了两千斤。”我把收据给了他。他一手接过收据，一面使袖子擦着汗，只见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变着色，他很高兴的大声说：“我说为什么总不对头，原来错在这里呀！”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真得谢谢你哪！”我说：“没有什么，自己人嘛，同志，下次可要留心呀！”他感激的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下次再不会这样了。”立即给我换了一张收条。

我飞快的跑回饭铺，大家迎着我问：“办妥啦吗？”我说：“办妥啦！”大家都满意的笑了。

我们赶着空车，连夜回家去了。

1953年4月

（原载河南《河南文艺》1953年 期）

改 水

耿 振 印

晴朗庄东头紧靠着一架南北长的小山岭，西头半里远有一条由北往南流的小河，庄中心有一道从小山岭上拖下来的小水沟，每逢下大雨发山水时，岭上的水就由这条小水沟内流下来，穿过庄心流到那条小河内。

军属八爷有三亩大的一块地就紧靠着庄西头这条流水沟。这里是山区，年年遭旱灾，难下一次好雨。早晚下大雨发大水时，八爷总是把他地边起那水道的横梁一挡，水就流到他那块地里去了，特别是过街水把街上的粪土腐末子和粪坑里院子里的泔水都冲出来，所以改一次水真比上二百担粪还要肥的多。一季庄稼只要浓浓灌上一两次水，就有足够的肥料和水分，准能丰收。

今年这块地种的是春玉米。苗儿长有六七寸深时，黑乌乌的又肥又嫩，人人打他地边过人人夸奖，说：“多好一块玉米啊！”可是自从下种以后只下了一次二指雨，一直到玉米棵长有二尺深了还没有得透墒，地内土旱的裂口子，叶儿被晒的搭拉着，要不是八爷锄的勤，玉米苗早早死了。谁看见谁就可惜的说：“唉！这玉米苗是饿着肚子等食啊！”

6月17日半夜，天上布满了乌云，天黑得伸手望不见五指。魏妞突击收麦忙了一天，这时睡得正香甜，忽然咕咚咚

一声暴雷把她惊醒了。她翻了个身，只听得院内哗啦啦响，原来是落雨了。接着雷电一闪，又打了一声大暴雷，把她震的再也睡不着觉了。她想着这场雨可真好啊！明天就得准备，趁雨一停，要赶快种晚秋；她又想起秋苗见了这场雨，长得更旺了，还有八爷那块春玉米得住这场雨，看多么好呀！她又想着：八爷种这三亩地可真用心呀！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自从小柱叔去朝鲜以后，一下雨发大水，他总是戴着个大雨帽，背着锄，迎着风雨，亲自去到地边改水。今天雨下的这么大，天这么黑，往西去又是下坡路地滑不好走，八爷怎么去呢？半夜三更，他也没法找别人替他去改水呀！如果叫这水跑了，连街上的粪水也冲跑了，多么可惜！再一说，八爷地里就要少打粮食，不但咱们没把优军工作作好，对支援国家建设也有阻碍呀！她越想越着急，心中热辣辣的像火烧一样，再也不能睡了，要赶快起来去改水。她披上衣服站起来，开门一望，黑天黑地对面看不见人脸，大猛雨下的好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咕咚咚的雷声，哗哗哗的雨声，响的把耳朵都要震破了。她把裤子卷到大腿跟，戴上雨帽，赤着脚，背上镢头铁锨，钻进雨内。雨点从四面打到她身上，打的她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她只顾往前走，没提防一头碰在院内的枣树上，她伸手摸了一把，就又往前走了。闪电一明给他照亮了路，猛一黑又跟瞎子跳进了乱石窝一样。她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坷坷拌拌的往前摸，有几次眼一黑头一晕差点没有滑倒。她摸到八爷地头，赶快把水道边扒了个口子，又横梁把水道挡起来。刚挡好，水头子像一条龙一样从山岭上流下来了。水顺着口子流进了八爷的地里，她站在地边，看着水是流不跑了，才背上镢头和铁锨回家去了。雨水顺衣

服往下流，好像刚从河里捞出来一样。她脱下湿衣服，用干布擦了擦身上的雨水，躺在床上准备再睡一觉。这时只觉得额头上有些痛，用手一摸，有一个鸡旦一样的大疙瘩，她才想起是刚出门时在枣树上碰的，一慌张，也忘了痛了。

天刚蒙蒙亮，雨也停了，魏妞想着夜里天黑，水道不知道堵的啥样，水也不知道灌满了没有。她很不放心，便扛起铁锨再到地里看看。一出村，魏妞就看见八爷戴着雨帽背着锄正在前面走。她紧走几步赶上了八爷，说：“八爷，我早就把水改好了！”八爷说：“这头没有你的地，你往哪改水呀？”说着已经走到了地头，只见水道挡的好好的，三亩地灌的水足有六七寸深，隔着玉米棵缝可以看到水面上漂着一层羊屎旦、牛屎块、猪屎和驴屎，还有草末子和树叶子，水又黑又稠。八爷站在地边上抹着两撇胡子笑着说：“妞啊！你真会替八爷办事！我急得一夜没睡着觉，谁知你来了！”

过了两天，地里的水渗干净了，地面上澄了一层乌泥，玉米棵已经一人深了，杆子跟牛脚那么粗，已经打苞吐穗了。太阳光照在玉米叶子上，黑绿发亮，好像海带一样。大家都说这玉米是拔着长哩，今年的收成又要占第一了。

1953年6月

（原载河南《河南文艺》1953年 期）

五 万 斤 红 薯

耿 鑑 印

农历九月九那一天，天气是稳风闭气的，出着大光日头，很暖和。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地里刨了十来亩红薯，红薯瓜子有红的，有白的，真喜欢人！木林刨了一棵白的，掂着红薯笼头对小旺说：“小旺你看看，跟白胖娃娃一样！”

“白胖娃娃！给俺秀英嫂嫂抱回去吧。”小旺开玩笑的说。

秀英正在旁边弯着腰割红薯秧子，她直起身来支午着两只手说：“你咀再贱，看我撕你！”小旺笑着说：“喂！我们是做活，动咀别动手，动手耽误做活。”大家哈哈笑开了。

下午，把刨的红薯带笼头都捆成了把子，合作社大车咯咯当当的一车又一车的往家拉开了。

这是刚转的社，把粮食打在一堆还是头一季哩。社里的一切公共财物都很少，特别是社里应用的房舍很窄，这些红薯拉到家暂时还没有房子放，就先堆到一个四周有墙的空院子里，准备研究一下，一半天就按社规分给各社员。

好家伙呀！空院子里红薯把子垛一层又一层真跟一架小山样。大家忙了一天，回到家吃过晚饭，把院门一闭，都休息了。

夜晚，西北角上呼呼的刮过来卷地大风，霎时街上树枝梢“哗哗”大叫起来。木林很担心社里的红薯，就问他爹：

“爹，社里红薯在院里堆着，刮这么大的风碍事不碍？”他爹说：“碍啥事！天气暖和，先不先不怕冻坏它，地里墒气大，刨出来吃吃风也好放。”木林听他爹说罢，脱脱衣裳也就睡了。

半夜以后，大风渐渐息了，天空的云雾都吹散了，比用湿手巾擦了擦还干净。兰天上布满着大大小小眨着眼睛的星星。

木林睡在床上总是睡不熟，蒙龙了一会又醒了。他侧耳一听，风已停了，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披上棉袄踢拉上鞋，开开屋门便出去了。他看看天晴得那样好，风息得那样稳，冰凉冰凉的冷气使他连着打了几个寒颤，便慌忙退回闭起门来，一面想着大风息的这样陡，明清早不知是福是祸哩！常言说风后有霜，社里红薯在院里堆着不知吃亏不。他赶忙起来到院里擦了根洋火看看地上，使他猛吃一惊，地上已结了一片霜了。他连忙拿了两条席和一卷麻杆箔，到空院里把席和箔盖上。谁知红薯堆太大，跟山坡上搭了一个帐棚样，只盖了不大一片。木林一看说：“这会管用！不想办法还是白搭。”他想着把社员都叫出来把各家的闲席都拿出来就盖好了，他推推这家的门，堵得跟铁塔一样，到那家也是这样，他咀张了几张想喊，又想大伙累了一天，醒了又该起来跑腾啦，这找席的事我再想法，何必把大伙喊醒呢，便扭头往家跑去。

他一边盘算一边加快走着，不觉就走到自己的门楼里了。不知道谁搁了一大捆子玉米杆子，把他碰了一下，他伸手

一摸说：“唉呀，我当是啥哩！差一点扎住脸。”他心里猛一亮堂又自言自语说：“可有办法啦，往场里担几担玉米杆子把红薯盖住吧！”就满劲地找扁担绳去了。到屋伸手摸住了扁担，又去找皮绳，但是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原来皮绳这东西老鼠肯咬，木林他娘收拾到箱子里啦。

木林慢慢擦着洋火点着棉油灯，看见秀英睡得正香甜，便端起灯寻绳去了。这屋寻到那屋，那屋寻到这屋，翻天捣海也找不着皮绳，把他娘也闹醒了。他娘说：“半夜三更你是翻腾什么？来回从我那纺花车上扑腾，一脚把锭子踢弯了，叫我咋纺花哩！”木林问：“你见皮绳了没有，娘？”娘说：“老天爷！半夜里你要绳是干什么？”木林说：“担几担玉米杆去盖盖红薯。”他娘说：“大家的事，你偏恁经心！”他娘只管说，木林只管找，他找到墙角看见箱子，忽然想起他娘从箱子里取过绳，他“呼”的一声掀开箱盖，伸手可把绳拉出来啦。

村南边半里远就是场，社里的玉米杆都在那里垛着。虽然离家也不远，但是这条路只有三尺来宽，一边是沟一边是堰，很不好走。玉米杆子很沉，木林担的捆又大，拉着地直跟小蚂蚁衔个大蚂蚱样，一连担了三担，红薯堆才盖遍了。但他恐怕盖得薄不保险，打算再担一担好好铺盖铺盖。到场里后他想这是最后一担，要多捆点，就结结实实捆了一大担。他担着走着，快到家时，他正走到小罗圈弯弯里，没防这玉米杆格外长，两捆接住有一丈六七尺，头一捆拐过去弯恰巧顶住堰，后一捆还在弯这厢，怎么也拐不过去。黑夜里看不清楚，把木林别在路边，沿着沟沿这一磨那一磨，一下没扎稳脚步，连人带担跌到沟里去了！

天刚亮，社长开开屋门，一看院里下的霜就像撒了一层白石灰面子，霎时他心里跟扎了一把刀样，连忙往空院里跑，一看红薯上盖着玉米杆，掀开一看红薯都是好好的，一点也没受灾害，他也不知是咋回事，想着这要好好表扬表扬呢，就敲钟集合社员，想弄清这是谁干的。钟声一响，男男女女都往空院里跑，这个说：“十来亩红薯算完啦！”那个说：“谁防着这天会下霜！”大家跑到一看，红薯盖得好好的。社长问：“这是谁干的啊？”大家都是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话来。正在胡猜想，木林的爹娘和秀英都跑来了。木林的娘老远就对社长说：“云合呀，木林一夜黑地都没睡呀！他说担玉米杆盖红薯哩，也不知盖好了没有，到这早晚咋还没见他回来哩！”大家听了都着急起来，一同跑着去南场找去了。走到小罗圈弯内，一看木林在沟内躺着，一大捆玉米杆靠着土岩头朝下竖着，一大捆在沟内倒着，扁担也扔一边啦。大家看势不好，都是两眼噙着泪连忙跑下去抱他，“木林！木林！”的喊叫起来。

原来这沟有一丈多高，木林滑下去摔得昏迷不醒，这时已醒过来啦，只是胳膊上擦得冒血，直不起头来。他有气无力地说：“甭害怕，没摔着。咱的红薯冻坏啦没？”大家说：“红薯连一点亏也没吃。这回你救出的红薯足有五万斤呀！”

1954年6月4日

（原载河南《河南文艺》1954年8期）

往社会主义去嘛

耿 振 印

刚割下的麦子，在场里垛得圆登登的跟小山一样，场里摊得有半人厚。互助组一面抢种晚秋，一面赶着打麦场。

李云头想着今年这麦子算是真丰收了，可是一想到今年麦罢要卖余粮，心里就有些嘀咕，不禁盘算：就算留得够吃，要是添个人客，行个门事，再去杂，就不胜往自己圈里挖着方便。不胜趁这时候瞒住互助组里人藏起来一些。

太阳下山的时候，桂花和互助组里人都还在地里抢种晚秋没有回来，云头急急忙忙地把他老伴叫来，一个攥一个扫，把麦子积在场当中，黄灿灿的一大堆。他老伴看着这又饱又干的一大堆麦子，不由得停住手张着没牙的咀笑起来，虽然没有说出声，但她心里的喜欢劲是可以看出来的。云头看着他老伴在一旁傻笑，就不耐烦地说：“你不要这样高兴，总要叫你先笑后哭哩！看着是自己的麦子，可不得在自己家圈着。”老婆说：“总是自己下劳力做下的，会先留下自己吃的哩。”云头没理她，他抓了抓麦子看了看是不是晒干了，又捏了两个麦子放在咀里咬了咬说了声：“不老干！将就中。”他站在场边起，往四外望了望并无一人，便轻轻地对他老伴说：

“来，赶快张住袋口，趁没人见装几装，盖在麦秸里，剩下这明天再晒晒，互助组里人回来，就说满共打了这些。”老

婆说：“你瞒别人可以，难道自己孩子能瞒住吗！”云头交代说：“千万要瞒住她，她和那一群干部是一个鼻孔出气。”老婆觉得父子爷俩都不一条心啦，很不以为然，勉强帮他张着袋口，一连装了四大装，藏起来了。一会，桂花回来了。她跑到场里问：“爹！麦子今天往家运不运！”云头说：“明天再晒晒吧。”桂花疑惑地说：“不扛？晒干些也好。”

晚上，桂花到乡政府开会去了。云头趁人脚定的时候，牵上小驴到场内把四大装麦子匀成小装驮了回来，老俩口一递一接藏在棚上了。

第二天早晨，云头想着今天下午要把麦运回家，就叫桂花出去再借几根大口袋。下午，互助组里一群小伙子来在云头的场内，有的攥有的扫，扬的扬掠的掠，人多手快，装装扛扛，很快就把麦子运回家了。云头指着麦圈对组员们说：“一共打了这十四装麦，吃吃，出出公粮，再留下种子就没多少啦！”

乡里召开的统购统销扩干会要开会了。云头风言风语听别人说桂花要去参加扩干会，他想及早嘱咐嘱咐桂花不让她多报余粮。喝罢晚汤，云头在院内捶布石上坐着乘凉，桂花涮了碗出来，云头说：“桂花，听说你还去开扩干会哩？”桂花怕她爹不愿意，便没有肯定的说：“谁知道！也许会参加。咋啦，爹？”云头说：“人家说社会主义怎样好，你就连筐端给人家啦！你想想去年冬天你没吭气在扩干会上报了一千斤余粮，家里留的粮食紧绷绷的，多不方便；后来又是学习总路线呀，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怎样好呀，我想着既然你报上啦，咱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这一次，今年不能再这样了。”桂花说：“爹，咱卖了余粮，一冬一春粮食不是